

叡山寶幢院住僧某、三十餘年依不疾病、移住清水寺坂本、餘生之間、永斷酒鹽、讀法花經、又唱彌陀寶號、如斯之間、其病自然平愈、不歸本山、只次無道心爲歎矣、從往日造阿彌陀三寸像、奉令坐蓮花一莖、年來爲本尊祈願、臨終之日、必擎左手、以五色縷引右手、住正念可命終云々、瞑目之刻、其事如願、向西端坐、念佛八千餘遍、湛然入滅、草庵之上有綵雲焉、長坂往還之輩、觀其瑞之者多々也、天承二年四月、齡七十一、

沙門信敬者、楞嚴院飯室學徒也、晝夜誦法花經、多歲不倦、當初蝸庵夜坐、暗誦法花經、至于第六卷、常在靈鷲山、及餘諸住所之偈、忽以發心、大恩教主常在頂上、依罪業深重、不得奉見之、悲哉々々、正欲何爲、因之發願、剝切我皮骨、奉供養尺尊、自爾以來廿六七年、永拋名利、偏修練行、先降伏魔障、爲成就我願、撻手指、奉供養大聖明王、又切取左脚骨、奉造尺迦如來像、其後脛骨平差、行步安穩也、又剝手皮圖繪阿彌陀三尊、以手指骨奉造觀音勢至二并、當時不斷、奉唱彌陀寶號、不取數算、天承素意、己以相違、遺根在之、或時不圖、獨起向佛像、發大音聲、稱南无大悲阿彌陀佛、只一聲、又以偃臥、習日微々念佛、安然氣絕、不歷幾程、法花堂三昧陽快、夢天童一人降來云、此山可有迎講也、一度既過了、迎信敬上人也、今度者爲迎延秀大德、即見之聖衆濟々、乘雲降臨、皆以合掌、陽快云、教主彌陀不見如何、天童答云、令坐雲中也、伴延秀者、行住坐臥、誦法花經、己及九十算、如得六根淨云々、同八月十八日夜、橫川或人夢到上人之舊房、上人面貌殊麗、衣服甚鮮也、夢中間平生不好美服、滅後如此、其如何、又令坐何處乎、答在極樂、自餘言語不委注矣、

比丘尼某、大納言藤原資平卿第二女也、本性貞潔、一生寡婦也、自丁壯之年有西方之望、老妣逝去之後、早以爲尼、彌修念佛、奉圖繪如意輪、繫臥帳之前、瞻仰尊顏、誦持神咒、多年之勤、少撰遲懈、獲麟之刻、向西合掌、異香頻散、在傍之者或鼻之、又自語云、日月照我衣、光明清淨也、傍人見之乎、是日雲霧驟變、兩脚滂沱、今稱月影、豈非佛光乎、

尼妙法者、成章卿長女也、生于清華之家、養在錦帳之中、宿善開發、道心堅固也、齡及廿、父母擬令婚姻、頻致固辭、不敢承引、至廿一、猶企經營、既近其期、誠知難脫、偷鐵雲髮、投出帳外、雖不似二親之情、爲歸依三寶之道也、遂以出家、持戒精進也、殆映千草繫比丘也、暗誦法花經、滿六萬部、其後數年、晝夜讀誦、不注卷數、又修三密法、每日手自備闕伽、命終之日、掛五色系於彌陀手、引其末、高聲念佛、及一時而入滅、異香滿室、傍人染衣矣、于時春秋八十一、

尼某、讚岐守行家朝臣之女也、早配偶于上野介高階朝臣敦遠、同穴之間、生男女子、本性有慈悲、未曾喜怒、雖營家務、最多道心、五十以後、其心彌切也、遂爲比丘尼、偏念彌陀佛、受病臨終之日、正念不亂、向西氣絕、于時常陸介實宗妻、夜夢當于家北、空中有樂、遠而聞之、指西去、後朝有人云、去夜上野尼上入滅、乍驚尋之、其夢當瞑目之時也、

尼某者、本是修理大夫俊綱朝臣家仕女也、柔和在性、喜怒無色、不携夫聲、又无子息、官仕之間、齒髮半衰、更慕淨刹、遂以出家、造次顛沛、念彌陀佛、每日四十八返、向西而禮拜、未曾闕如、沉病之間、被扶奴婢、沐浴潔齋、念佛不退、頃年有相知之僧、遣使招請、即以走來、語言明日已剋、是入滅之期也、可爲善知識、兼又付後事、僧忽聞一言頻拭雙淚、念佛讀經、終夜勤之、尼云、

時至乎、々々々、正及巳剋、起向西方、高聲念佛、寂然氣絕焉、

近江國比良山麓村有一老尼名、鄙細人也、天性之心、慈悲自深、村中之人、不論親疎、有來宅之者、必勸飲食、少飯疎菜、更不愧之、或又旅行之人、疲屈在路、若及其聞者、雖數十町、自身持向與飲食、慇懃之志、哀憐猶子、又念阿彌陀佛、慕安養界、年來之間、所行如斯、及閉眼之期、正念々佛、湛然入滅、近隣之人、聞香氣者八人、望光雲者六人云々、永久年月、

甲斐國有一俗人、名可尋字稱丹波大夫

弓馬之上、羽獵爲事、郡縣之內、每年賦出舉之米、秋收之時、爲貪其

利、寃凌土民、領田畠、梟惡之心、楚越之竹、不可記盡、未知佛法之名字、無慙無愧也、公務之間、漸及老耄、內有宿善、兼知死期、限百箇日、招請衆僧十人、令轉讀法華經、或令修彌陀念佛、及其終、相語親友云、死去之日、必可來會也、然而見其形體、全無病氣、兩三日不忘言約、其人來臨、俗人云、多年無貳之契、今日拾謁之後、再會何日乎、嗟哀哉、々々々、今宵難過、可早歸去、取手合眼、嗚咽而歸、又云、十人僧四人可退也、逝水之後、食香之程、以六人可行例時也、語了念佛、心靜不亂而入滅、十惡五逆之輩、最後念佛之力、猶得往生、今謂之歟、

近江國愛智郡胡桃濱有一父失名、老後出家、恒時念佛爲先、其心性無親疎、必勸飲食、若斯之間、俄企燒身、戡木累日、負來、濱邊積薪、其中容身、合掌向西、高聲念佛、身體雖燒盡、寂然不動、結緣之者無不隨喜、微風不吹、其煙西靡、直聳岳之嶺、宛如長橋、往生之瑞於焉而知歟、

左近將曹下野敦季者、兼武子也、近衛舍人之中尤有人望、太上天皇徵爲御隨身、雖趨官途、粗有佛土之望、建立十齋堂、各修其講演、殊致精進、未企解緩、老爛之後、出家入道、事善根、於朝夕

不顧他營、胸病頓發、及兩三日、瞑目之刻、被扶二男敦俊、起坐向西、念佛不退、日光指來、斜照衣上、表裏映徹、宛如滿月、其衣納寶倉、于今有之云々、

左近將曹秦武元者、武童子也、髮亂之時、奉仕于仁和寺法親王、々々々參籠高野、小童隨順、百日護摩之間、初後夜之時、必汲闕伽水、一度未闕、如信之至也、成人之後、其父加首服、爲令繼家跡也、爲太上天皇御隨身、宦仕之隙、常好鷹犬之遊、屢獲雉兔之獲、俄怖後世之事、永以斷其業、更住道心、常修念佛、雖携妻妾、夜不懷抱、偶通之時、夙興沐浴、昔天皇參詣高野、侍其後從、夜夢高僧出來、摩身垢而與之、武元伸手受取之、問云、高僧爲誰乎、答我是大師也、汝昔致給仕尤所憐也、覺後見手中、已有一果玉、隨喜之淚、自然雙下、天皇還御之後、申身暇、又以參詣、致歸命之志也、求道之心、自斯彌增、建堂舍、造佛像、承御尊使、發向關東、長途之間、精進潔齋、手書金泥法花經一部、歸洛之後、亦建二階大堂、奉安丈六三尊、朝夕作禮、常修講演、忽纏小恙、出家入道、與善知識僧、共在佛前、不近妻子、爲去恩愛也、臨終之刻、引五色絲、念佛三百遍、乍坐氣絕、有往生之相、揭焉云々、承德二年八月、

左大臣源俊房者、土御門右府之一男、母入道大相國之女也、生于高貴之家、居於棟梁之任、才華文章、當世拔群、秀逸之句、多出人口、舊年建立一堂、安置彌陀迎接之像、每至齋日、常修講演、保安元年春辭職致仕、同二年二月落飾入道、法名寂俊十二月朔蒲柳之質、風霧相侵、五六日間、強無辛苦、十二日曉命終、念佛不退、紫雲聳來、瑞光照室、茶毗之夜、異香散亂、左右之人、染衣而歸、或女人、夢一僧侶稱禪府、使傳書札、其文云、適雖往生未覺語、依最後念佛得住不退地云

々、春秋八十七、

入道念覺、俗姓名住于越前國坂北郡詔隆寺、廿餘年念佛爲事、彌馱餘生、俄燒其身、先向西方、禮拜千返、次高聲合致、同法客僧異口同音、又念佛千遍、就薪之後、手結定印、猶以念佛、薪盡煙晴、紫雲彌天、當他境集會之人、灑々焉如堵墻、或望此瑞隨喜讚嘆也、

大納言源雅俊卿者、六條右府之二男、堀川天皇之外舅也、天皇登霞之後、更馱生死無常、建立一堂、奉安九躰阿彌陀丈六像、每朝入堂行禮拜、唱寶號、又造一基塔、置六口僧、修法花三昧、自他之行年來不懈、身有恙、涉旬月、閉眼之日、以綵縷着佛手、引而念佛、安然即世、當炎暑之月、久不入棺、其体不爛壞、敢無臭氣、人皆稱往生也、保安三年四月十二日亡滅、年五十九、其後數年、大治五年四月之比、前阿波守葭原郡忠重病、既而絕入半日許、忽到焰魔王宮、多枷鏢之者、爾時有一人、語故事云、源大納言雅俊往生之人也、又云、太上法皇去年歸泉以來、生所未定、善惡二業、同分難量之故也、善業者引善趣、惡業者引惡趣、右衛門權佐藤原重隆逼死、即爲焰魔臣本此事也、郡忠聞之、蘇生尋常之後、披露斯語、虛實雖匹信、衆口噉々、盡記一端者乎、散位道俊者、洛湯人也、往日赴陸奧國、屬于獄長清衡、不堪弓箭之任、以筆墨股役之間、恩厚家饒也、而宿善之所催、自有并心、雖委東夷、望猶繁西方、旦夕念彌陀佛、或亦誦觀音經、其勤不倦、老衰之刻、兼知命期、詳不言之、天承元年月日、獨入持佛堂、行禮拜之後、呼一人家童云、我只今可命終也、見其形體、敢無惱氣、家童云、可奉彼妻子、翁固制云、忽家中今日若不死者、頗有忘語之慙、其言已了、向西而臥、火急念佛、如眠入滅、葬斂之夜、山中有異香矣、春秋七十九、

僧勢賀者、近江國志賀郡、東坂下九條之人也、有一男兒、字犬丸、年齒六歲、遊戲之態、打木爲拍子、閉眼唱云、南无大悲阿彌陀佛、父母誡云、汝所行似盲者、其後兒雖開目、猶打木念佛常爲癖、然間相煩痢病、十餘日辛苦、兒告父母云、此處者極樂歟、父答云、不然我宅也、兒又云、可唱西方極樂、爾時二親祖母等、同音唱之、又云、可唱南无大悲阿彌陀佛、三人依兒言、如前唱一時許、及酉時、兒高聲念佛命終矣、隣人邑老、見聞流涕云々、保安二年九月廿日、

江州志賀郡滿山麓、有一女人、一生之間、念彌陀佛、其心質直、有慈悲、常思後世、隨分行施、命終之日、長時許、黃光照病者、而于時看病之人等、奉向佛像於病人之前、病者合掌、瞻仰尊顏、目不暫捨、不斷念佛、又衆僧打磬不斷念佛、然間音樂聞西方、紫雲聳屋上矣、其時聞音樂者八人、見光雲者二人也、保安元年十二月廿七日、生年五十三、

女弟子藤原炬子者、式部大輔敦光朝臣之息女也、母神祇大副大中臣輔清之女也、生而九歲、讀大乘經若干卷、十四五歲之比、讀法華經、心性淨潔、宛如明珠、每有魚味、強不嘗之、十齋日深以禁斷、若見傍人之斂生、如惜我命、泣而免之、雖有戲論、不及忘語、不說僧侶之善惡、不言親疎之好醜、縱有至寶、人若相索、不敢恡惜、常在父母之傍、而坐臥之、父母問云、汝爲女身漸及長成、如形影常相隨乎、答云、我馴父母難期于十八、問云、何十八爲其期限乎、唉而不答之、平生以詣精舍、尤爲其望、有驗道場、往々參詣、每日念誦無有懈怠、所持經典多諳誦、大治五年屢煩心腹、迄千秋比丘參熊野山、病惱除愈、今年十八也、改年天承元年秋比、宿病更發、數月之間寢膳乖和、至于仲冬、已以危、兼受禁戒及四五度、親母深惜、不聽出家、女子不忤母心、未作尼形、纔落其飭也、

臨命終身着袈裟、相語云、風雨、雷電、火難之時、所馮父母其心安穩、往于幾處、可免怖畏乎、願爲我出離生死可造一堂、父母許諾、女子唱彌陀寶號、不知幾千萬返、已雖瞑目唇舌如動、氣絕之後、雖送數日、容貌不變、身躰甚輕、時々有異香、人以驚歎之、殯斂之後、夢中送書狀云、平生所持之物、皆悉可施佛界、又、滿夢中坐於宮殿、手翫蓮華、定知往生、  
三外往生記

承久第二秋、於西峰方大草菴書之、抑尋寂法師、講仙沙門、手願持經者、永觀律師、南京無名女已上五人、爲康拾遺傳載之、仍漏了、而其德行全無加增之故也、蓮禪自序云、粗得遺漏之輩、重爲貽方來云々、仍且上漏、若有深趣、可追書入歟、抑今見賢耻愚淚難抑、唯願若干新生并、哀愍知見草庵瞑目之時、如來迎引接矣、抑此本申出持明院宮御自筆本、寫之、文字右脫直之、  
沙門慶謹題之

正嘉二年六月十二日酉尅於法花山寺書寫乘忍記之

右三外往生傳一卷、門人石原正明於尾州眞福寺寫之

享和元年五月

檢校保己一

右以東京帝國大學本及或一本校了

明治三十四年三月

近藤瓶城

### 本朝新修往生傳序

日本往生傳者、寬和年中著作郎慶保胤所作也、康和之比、黃門侍郎江匡房、作續本朝往生傳弘於世、其後算學博士善爲康、作拾遺往生傳、後拾遺往生傳繼之、近有往世人、世所希有也、今課未聞、粗記大概、總載四十一人、名曰本朝新修往生傳、爰訪古風、更動新情、願記南浮濁世發心之人、以爲西方淨土往生引接之緣、于時仁平元年臘月一日、朝市隱藤宗友序、

### 本朝新修往生傳目錄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沙門戒深     | 和泉國八水郡(木郷カ)某丹後國狐濱行人 | 圓宗寺少綱    |
| 僧桂林房     | 勢緣上人                | 前瀧口助重    |
| 尼蓮妙      | 沙門永尋                | 山崎住人武元   |
| 沙門快賢     | 沙門定秀                | 散位源傳     |
| 文章博士藤行盛  | 散位藤惟秀               | 沙門珍西     |
| 佐伯成貞     | 算博士爲康               | 沙門定兼     |
| 沙門重怡     | 力能法師                | 尼戒妙      |
| 蔭子惟宗親範   | 式部大輔藤敦光             | 大儒清原信俊   |
| 近江國犬上郡老尼 | 元興寺僧字伊賀聖            | 入道民部卿藤顯賴 |
| 大僧正定海    | 入道寂因                | 左近府生清原爲則 |
| 入道學生江親通  | 沙門圓能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
本朝新修往生傳

朝散大夫藤宗友撰

沙門戒深者、尾張國賢林寺住侶也、又名麟島寺五十餘年不出寺門、日夕夜夕、讀誦法華、多年之間、欣求舍利、尋常讀經之時、堂前庭上、舍利出現、其貌如珠、其音似電、投水不沈、鎚打不壞、安之佛像、供養恭敬、命終之時、向佛端坐、手結定印、稱念彌陀、瑞雲聳天、異香、薰室、沒後數日、身不爛壞、結跏趺坐、如入定人、國郡哀傷、為之立廟、和泉國八木郡某甲、一生之間、念佛為業、傍建一堂、常修佛事、臨終之時、聖衆來迎、奇雲掩室、異香薰衣、

丹後國孤濱有一行人、名失行住坐臥、唯念彌陀、忽語人曰、我一旦燒身欲去此界、相者曰、汝有溺水之相、其奈燒身、及至其期、占水濱為其處、積薪縱火、自入火中、口唱佛號、音不暫休、然猶半身燒時、投水而死、相者之言、遂知不虛、後日見其處、蓮花三莖、微妙開敷、人以為往生之瑞、圓宗寺少綱名失多日臥病、萬方不瘳、遂狀浮生、唯祈後世、七日行懺悔、然後病又得瘳、語夢曰、明年秋八月我命欲終焉、其後偏斷他營、彌求菩提、就嵯峨野、占殯殮地、終封之儀、豫以營、臨終念佛、得淨土迎、遷化之期、一如夢想矣、

沙門名失字桂林房、洛都名僧也、雖住聚落、不染囂生、常入禪室、讀誦法華、大數六萬部、是一生之勤也、數日臥病、一旦得愈、語弟子曰、我今日可往生、汝為我設沐浴、弟子隨師命、沐浴後、向西念佛、如言入滅矣、

勢緣上人者、出雲國能義北郡人也、少登台山、受習真言、其師則餘慶僧正門徒、尊隆上人也、從

師、飼馬糞、讀真言、本師入滅之後、次就關梨嚴範、更受兩界法、在々處々以行兩界為業、暮年移住伯耆國、建立一堂、奉安木像兩界曼荼羅、國人歸依之、供養設會、以賴照關梨為導師、是真言祖師也、上人語夢曰、明年秋八月可遷化、果如其言、臨終之時、手結大日如來印、又取五鈷當胸、端坐命終、于時承保年中八月十八日也、

河內國石川東修條、水神社禰宜利國、常唱彌陀寶號、造次顛沛、唯稱念佛、豫知命期、偷待來迎、當日於丈六像前、出家受戒、列衆僧合唱合殺、向西念佛、寂而氣絕、于時永長元年月日也、時人諺云、如小禰宜可往生焉、

前瀧口武者助重者、近江國蒲生郡人也、國司經忠朝臣門人、字江榮、入道、法名與助重有故舊、兩人奉使發遣所部、此夜入道夢中、路過熊野、傍有死人、衆僧殯殮、有人告曰、此處有往生人、汝可得見、應聲行見、助重身是也、覺後占夢曰、夢見死人是吉祥也、黎旦首途、行可十餘里、助重奴僕來向途中、急言曰、去夜君主為賊見害、為告此事、到君所也、即詰曰、中夜之時、群兵競來、主君驚心矢麗背死、當爾之時、稱念阿彌陀佛一聲、其聲高、大聞及鄰里、此外無他、向西合掌端坐而卒、入道聞之歎息曰、夢中事殆是歟、嗟呼、身過惡死、雖在果封、夢告往生、又依宿善歟、親友告別、哀慟在胸焉、後五六年、入道參清水寺、客僧司宿相語曰、先年修行江州、夢中有人告示曰、當國有往生人、汝可結緣、其處其人、其月日所往生也、我雖感夢告、未見在處、若踏其地、必到彼岸云々、入道案之、一為助重之本事、兩人前後之夢、果知其實焉、推其年曆、當永久年中、

比丘尼蓮妙者、河內國丹北郡、東條長原鄉之人也、尼自壯日及老年、鎮狀五障、偏欣九品、八十以後二三年、每月晦日、參天王寺、供養佛舍利、其結願日、舍利三粒、放光照耀、尼獨見之、餘人不見、元永之年、相語子息曰、白蓮花從天而下、如大法會中散花、汝等見乎、子息等以為老爛之言、不信受、如此相示、經二箇日、身無病患忽然遷化、向西念佛、聲止命終矣、

沙門永尋者、出羽國人也、師事信命上人、學天台教文、別有宿願、參詣延曆寺四天王寺、後往大和國崇敬寺、求法之外更無他計、懸心於止觀、凝念於安養、講法華經六十萬座、正修念佛三十五石、以小豆爲其數也、又置于座講偏祈順次往生、有多年所持袈裟、其上書諸經要文眞言等、命終之時著用之、向丈六像、釋迦文殊等像也稱讚佛德、誦伽陀曰、文殊師利大聖尊、三世諸佛以為母、十方如來初發心、皆是文殊教化力、誦了念佛、散花燒香、奄然即世、兼日書佛後壁上曰、其歲其月其日、安住正念、唱彌陀名、臨終決定、往生極樂、于時大治四年正月晦日也、春秋九十一、

沙門行範者、嶺台住侶也、大治年中世間不靜、有漏身觀無常理、一心精進、參天王寺、七日斷食、晝夜念佛、衣中盛沙、投身海水、調具音樂、方舟合奏、正修念佛、沈汲而死、夢亦同行曰、我生都率內院、手內擎彼天圖、示其生處矣、

山城國山崎住人武元、暮年發道心、曉夕唱佛號、其聲高大聞于隣里、宅在關戶、院邊往還之者、莫不隨喜、武元語夢曰、我乘大密蓮花、六僧昇之、然後更感夢想、彌稱念佛、平生遇僧徒結契曰、我命終之時、遇善知識、稱念彌陀、願望足矣、僧徒感其言、果逢其期、緇素交接、稱念不休、

數聲相唱、如願命終、于時大治四年秋九月十七日、行年八十四、或者夢紫雲覆西山、武元在中矣、

沙門快賢者、下野國人也、天性質直、不混衆人、二十有餘、得度受戒、暮年隨師、移住江文寺之間、念佛爲業、臨終時語曰、聖衆來迎、共以行衛、言訖一心敬禮、端坐而卒、于時天承元年月日春秋八十三、

沙門定秀者、江文寺住侶也、平生誦千手陀羅尼、至暮年住道心、一切時處唯稱佛號、臨終之時、得極樂迎、于時長承元年月日也、

沙門失名字維乘房、天台學徒也、身有惡疾、隱居山中、永辭親友、不欲見人、六箇年間誦法華、適值友人、相談曰、我依病患狀世、偏離名聞、自具戒行、專精薰修、當生菩提、全無疑心、長承二年冬十一月日入滅、後日入夢、身放光明、西方飛去矣、

源傳者、攝津國河邊郡人、重代之勇士也、殺生爲事、不敬佛僧、先其命期三箇日、豫以出家、多年有所持袈裟、此日著用、弘法大師袈裟往年於讚岐國得之閉目之時、空中有鐘聲、三聞之、上下皆以不知、事爲奇異、疑

是佛所化歟、平生語人曰、我三十年往、夢中有僧、訓曰、南無一心敬禮、西方極樂、教主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、汝順我教宜念佛、然則滅其衆罪如建器中水、僧傍置椽水仍建水喻之也

自爾以降、日別千返、敢無懈怠、然深銘中心、不語外人、誠是內秘菩薩心、外現武勇形者也、臨終正念、專念彌陀、安然合掌、向西終焉、

文章博士藤原行盛朝臣、讚岐守行家朝臣之子也、儒行才名、亞其祖業、爲人質直、內歸佛法、書

一切經、造丈六像、蓋爲菩提也、三年臥病、偏祈後生善處、抽一心誠行千座講、此外爲利養名聞、所修善業、併資佛道、長承三年冬十一月忽辭任國、于時攝次即出家、臨終之時、值善知識、衆僧相唱、念彌陀佛、數遍之後、聲止氣絕、春秋六十五、其男有夢感、有二童子擎旛蓋、爲迎家君也、又家僕夢、主人生黃蓮花中矣、

散位藤原惟季者、近江國甲賀東郡人也、自少至老、深信佛法、就所々名山靈地、建大伽藍、安丈六像、蒲生上郡中山一字、甲賀上郡瀧尾山一字、同郡牛飼鄉一字、住侶在今、薰修積歲、別受淨戒、禁斷殺生、轉讀法華、大數及三千部、保延元年月日卒去、臨終得淨土迎、行年八十四、備前國人某甲、夢中見惟季往生事、爲知虛實、遣使尋問、此鄉之人、申聞如此焉、

蔭子藤原宗貞者、書博士安部俊清之息男也、實者其妹之子也、博士收養猶子、不勤文學、頗好武勇、少年殺人、避仇東國、志在孝養、常順親色、行年四十以後、漸住道心、語其親族云、我遁俗累、寄修佛道、妻子不許、爲之遲留、心辨因果、好救人難、兩三年來、日別唱佛號一萬返、常誦尊勝陀羅尼藥師經等、保延元年夏五月、家內遇疾病、自知不脫、語左右曰、我若受病、身及危急、今遂出家之願、臥病之後、偏念彌陀、遂請禪侶以出家、一日兩度、受持十戒、出家之後、二日一夜、一心不亂、專唱佛號、先是語夢曰、我家庭上紫雲忽覆、瑠璃爲地、金銀爲林、其中有二蓮花座、問云、此何瑞乎、有人答曰、其一者爲汝往生也、即應此語、已遷彼座、願見本身、捨而在傍、其一者奉爲太上天皇也、頃之臨幸此地、人馬從如常、果御千蓮坐、其一者左京亮惟宗清則可託生也、但其人往生期遠、豫示其相也、宗貞密語曰、夢想如此、似遁惡趣、若生淨土、死留不恨、又曰、示貴人事、慎

勿漏言、其後念々相續、偏唱佛號、臨終之時、異香薰室、于時保延元年六月十日、春秋四十九、沙門珍西者、叡山無勸(勸力)寺住侶也、少年隨師、多日修學、後發道心、永離名聞、行徒踐衆不繫六箇年間、晝夜苦行、臨終之時、高聲念佛而卒、衆僧誦伽陀、又和聲正念而終焉、于時保延二年三月十五日也、檀越奉行季、與公合力、草創一寺、夢中相見、公容貌淨潔、生蓮花座矣、

佐伯成貞者、近江國甲賀西郡人也、天性質直、好行慈悲、鄰子村男、多歸其德、少壯以來、常唱念佛、建立一堂、安置諸尊、語人云、夢中遇一沙門、示之後日可來迎、傍有蓮花座、是汝所生處也、成貞嗟歎曰、身無德行、夢有告非濁世、凡愚殆難信受歟、保延二年十月十六日卒、最後遇善知識、專念彌陀佛、衆僧共念、安然氣絕、春秋八十一、後日僕從、夢紫雲覆其墓所矣、

算博士三善爲康者、越中國射水郡人也、其先祖以射水爲姓、治曆三年始十八、離土入洛、師事筭博士三善爲長朝臣、即爲入室弟子矣、非嘗通筭道、亞學紀傳、望在鄉貢、屢省試、遂處不第、吞恨而罷、暮年變節補少內記、依本局勞叙爵、堀川院御宇、以熟算術抽任算博士、後兼任諸陵頭、到正下五位、博士自幼少之時、偏歸觀音、誦如意輪大咒、遍數不限、天仁二年以後、每日誦千遍、多有靈驗、三十以後、住道心、五十以後、日別念佛一萬遍、每修善事、廻向極樂、承德二年八月四日、夢已終生涯、將入死路、彌陀如來、率諸菩薩欲來迎、爾時有人告曰、汝命限未盡、後年八月四日可來迎者、覺後思惟、若早妄想歟、但祈三寶、須是一決、康和元年九月十三日、參天王寺、正修念佛、歷九箇日、滿百萬遍、即祈請曰、吾順次往生之願、彌陀來迎之夢、俱非虛妄者、舍利三粒可出現、併再三祈念、把壺沃之、有金玉聲、依數出現、已如祈願、感淚不留、此事詳注往生傳序其後永斷姪欲事、彌修

念佛、經論之中、語近往生者、抄而集之、名曰世俗往生決疑、又訪往生人、隨喜記之、拾遺往生傳、後拾遺往生傳、各三卷是也、大治三年、或人夢博士有往生極樂之瑞、事詳往生傳序又有一老尼、談夢云、欲見決定往定之人、可見算博士、即語此事、進名簿云、願以今生之結緣、必為來世之善因、承德元年以後、每日讀誦金剛般若經三卷、讀誦之間全絕餘言、感經卷功能、作驗記一卷、永久四年以後、讀心經三百卷、臨終之時、為攘魔障也、保安元年以後、永斷肉食、兼禁殺生、大治三年秋、手自書寫如法經、自爾以降、禁絕飲酒、凡厥每日所作、心經三百卷、念佛一萬遍、阿彌陀九卷、金剛般若三卷、如意輪大光千遍、以為終身之勤、保延五年六月三日、身有病患、不能起居、語左右云、來八月終焉之期也、命期在近、宜修善業、念佛之外、不能他事、猶子行康相勸而言、出家持戒、可協法器歟如何、答云、往生極樂可在信心、不可必依出家、念佛功積、畢命為期、十即十生、百即百生矣、自七月廿七日、屈僧徒行懺悔法、此時沐浴潔齋、身著袈裟向彌陀尊、祈請而言、多年念佛逐日不怠、臨終正念必垂引接、沒後善事、現存相營、八月四日於後夜分、捧誓願文、件文觀念向西氣絕、春秋讀經法也九十一、懺法七日、結願當于此日命終之期、一如夢想、沒後三箇日、氣暖如平生、身體有薰香、然則生前之善滅後之瑞、豈非往生人乎、

沙門暹覺者、豐後國人也、俗姓王峰氏、少壯之時遊俠、身處罪科、欲被追討、為避其難、遠奔絕域、遂發道心、忽為沙門、其後移住大和國崇敬寺、寺之東北草創別所、今安時寺別所是也久住此地、深修禪定、戒行持律、古今妙彙、保延六年春正月、心神不例、旬日不瘳、然猶日別行業、不敢懈緩、命其門徒、誦兩界讚、勤行精進、倍自常時、有人語夢曰、上人飛去西方、聖聞此言、彌堅其志、更率眾僧、專唱佛號、

瞻仰彌陀、目不暫捨、一心不亂、端座氣絕、定印在手、異香薰室、沒後廿七箇日、面色如花、依遺言、瘞骸於佛堂下、肉身不爛、于今猶在、行年九十五、夏臘六十六、

沙門定兼者、延曆寺之住侶也、後移東山阿彌陀院、此寺置不斷念佛、白川女御所被始置也、年紀可尋定兼身為供

僧、久勤寺役事、雖公請志如我願、為人柔和、不言人惡、平生歸依地藏菩薩、臥病之後廿餘日、偏

念彌陀、語其親友曰、本尊二體、常在我傍、其一體常所尊重之像也、其一體長可六寸、時々在胸上

引接往生、豈非此時乎、我願乘佛願力、欲到淨土、又謂曰、明日當例講、講也早日可早行也、必值講

會寄命終焉、當日黎旦沐浴、先誦錫杖、次例講、東像西首、專念彌陀、又令轉讀法華經、自第一至

第四、法音入聞隨喜徹骨、結合掌印而氣絕、殯殮之時、不亂手印、于時保延六年八月廿四日、春

秋四十、後日人語夢曰、著淨潔衣、手持香爐、在舞臺上、其一、著緇衣、逢人路上謂曰、我來六道、

為化衆生也、其二、有大寶蓮花、公可生在其中、其三

沙門重怡者、伯耆國人也、久住台嶺、通顯密、後移住鞍馬寺、々奧迹有一佛堂、奉安丈六阿彌陀

像、公以其所為宿房、行年五十、以後偏住道心、六箇年間不出山門、常修兩界供養法、唱彌陀寶

號、自大治二年三月、至保延六年八月、前後十三年、通計四千日、每日唱彌陀寶號、十二萬遍、以

小豆為其數、二百八十七石六斗、又以蓮子木櫛子等、入菴置佛前、令參寺之人、勸唱佛號、其數三

千五百五十七石九斗也、立長案手自記之、保延六年秋九月、身有少恙、豫知命期、彌勒淨業當日、

語常隨弟子曰、為我儲湯沐、可除內外垢云々、又以所持衣鉢、付屬弟子、懇手自書其狀、兼誡門徒

曰、修行佛道、率々勿怠、專住行戒、可離放逸、言訖沐浴、更著新淨袈裟、以蓮絲織之、臨終料豫所設也以五色絲繫



彌陀、手引其端、專念彼佛、又招集寺僧、令誦伽陀、音聲人先誦歸命本覺文、公曰、唯誦阿彌陀佛真金色等文、仍誦此文兩三返、公自唱和、次誦諸經要文、決定往生之句偈、誦畢休息、左右見其意氣、快然半以退座、食頃入室、弟子問曰、未來世事一二欲聞、公答曰、我生年十五以來、每月十八日、轉讀觀音品三十二卷、求願後世菩提、兼又每日晨朝、唱地藏菩薩寶號一千返、禱後生善處、或修兩界三部法、志求菩提、若不遂極樂往生之素懷、定生補陀落山、若羯羅陀山修羅窟歟、修羅窟者、兩界悉成就之所也、又問曰、多年令修阿字觀、其事如何、答曰、觀念相續、不敢忘失、所謂自我心性、放五智光、照九界之闇、彼光還容入我身、更出照六道群類、如是言訖、左手執五鈷、右手持咒珠、西向念佛而命終、于時保延六年九月七日也、春秋六十六、公遷化後五十日間、往々人語夢之(云々)、彼公舊房者、往生人所居處也、勿忘之云々、又曰、有一淨土、莊嚴微妙、問曰、是何公誰人所居乎、有童子答曰、是則上品淨界、重怡上人往生處也、又曰、鞍馬寺重怡上人者、往生之人也、汝不知乎、力能法師者、仁和寺僧正信證之屬人也、天性慈悲、好行擅施、又能忍事、惡口罵辱、不移怒、行住坐臥、唯讀觀音品、多日有病、一夕得瘳、語同僚曰、我命欲終、宜請衆僧、爲善知識、如是言訖、大唱阿彌陀寶號、又令僧侶誦伽陀、語左右曰、我聞天樂、人聞之乎、次曰、聖衆來迎、人見之乎、再三如是、向西氣絕、于時康治本、九月三日也、

沙門運覺者、醍醐寺之住侶也、阿闍梨聖賢之弟子也、齡在少年、學通三論、兼習真言、願曰如來滅後二千餘年、正像時過、遺教欲滅、當于此時、宜弘佛法、自書一切經、其後三十年、且書二千卷、又三時行業多年不忘、康治二年春二月日行法如恒、日中時終、忽拂房中、殊整衣服、招集同行人、相語曰、命終時至、爲我宜誦尊勝陀羅尼、又唱阿彌陀寶號、以助護淨土行儀、滿座悲感、一如其言、佛舍利前移座、端坐稱念彌陀、手結定印氣絕、

比丘尼戒妙者、大和國添上郡人也、落飭之後、十二年既捨世事、專住道心、自繆藕絲、織袈裟三帖、又別織布帛、施與僧侶、平生好修善根、懺悔惡業、康治元年秋九月、身有小恙、彌希菩提、同二年春二月命終焉、先是語夢曰、有比丘相語曰、後二日可來迎、當于其期沐浴精進、一心不亂、偏念彌陀、值善智識、聞法華句偈、淨心信敬、即時遷化、春秋七十八、

蔭子惟宗親範、左京人也、自春至秋、臥病不療、及其危急、遽憶不脫、忽發道心、自以出家、次請師僧、受持淨戒、然後七箇日、一心不亂、稱念彌陀、語其親曰、最後唱十念、我願可足、臨終行儀、如平生願、于時天養元年夏六月十六日、春秋廿三、或人語夢曰、自天王寺、夏臚二口到來此處、爲迎新發也、

式部大輔敦光朝臣、朝之賢師、道之宗匠也、天性廉直、輕財重才、三遷李部之官、以進賢爲己任、堀川院御宇、任大內記、接其後事、託于天養、其所製作文筆詩句、滿櫃甘合、佳句多在人口、時人歎曰、文章之美、不恥先祖矣、新院御宇、徵爲侍讀、奉授毛詩論語後漢書、天養元年夏四月、依病出家、語左右曰、式部大輔、右京大夫、正四位、帝王師可謂無遺恨、出家了翌日、語曰、我夢牟尼善逝上行等四菩薩世尊摩頂、我思在其列矣、後數日、又曰、我爲焰魔王被召喚、爲備其臣也、然猶依出家得脫之、冥官有議、生所未定云々、其後偏歸三寶、專禱後生、持戒念力信自平生、別率衆僧、令行三十講、曉夕行懺悔法、日夜積念佛功、語夢曰、我禮不動明王、一童子等授我以一寶器、其物如

銀、我不肯受之、唯欲賜劍、明王命曰、此器與劍同、我遂受之、復命子息曰、我有書寫一切經之願、其中五部大乘且以終功、所殘經卷爾曹勉旃、凡一生之間、深信佛法、日別轉讀法華經、大數及二千部、其外造佛寫經、不遑甄錄、冬十月以後、病力羸疲、命在旦暮、廿餘日斷食絕水、火、謂曰、今我半死、唯待觀音勢至之來迎而已、臨終之時、值善知識、中川先受入齋戒、次受誦光明真言、又令音聲人誦伽陀文曰、願我臨欲命終時、盡除一切諸障礙、而見彼佛阿彌陀、即得往生安樂國、隨喜悅可加聲唱和、手結定印、奄然入滅、彩雲掩室、觀者成市、有人指所曰、此室講經之處、往生之地也、

僧字式部公者、廣隆寺住侶也、自少年住道心、負佛像、彌陀觀音等也行住坐臥不離身、一生之間、以念佛爲業、三十箇年、行懺悔法、曉夕禮懺、暮年不怠、久安元年八月日入滅、此日遇善知識、念彌陀佛、數聲唱和、如眠氣絕、

大儒清原真人信俊者、累代之名儒也、當世學者多出其門、二歷外史、一任西海時、語人云、任國秩滿、可遂出家願、久安元年忽辭任國、以男信憲申補穀倉院別當、次郎即歟出家、一如宿望矣、自壯之時、專歸三寶、人原山寺、每日供養、衆僧大都一十口、連々不絕、十年以後、一日不怠、又殊數十口淨侶、書如法經、凡書如法經三十餘部、別寫法華經一千五百部、奉送所々名山靈寺、爲令法久住流布演說也、每日轉讀法華、大數及二千餘部、或令人轉讀三十萬部、又日々念佛一萬返、未曾懈怠、久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去、此日遇善知識、專念彌陀、唱和聲止、命寂終焉、異香薰室、人染餘芳、後數日葬北山、收斂之間、其香不盡、春秋六十九、

近江國犬上郡、有一老尼、廿年來念佛爲業、其尼在彥根山下、常遇僧徒修佛事、久安二年秋九月命其子曰、我今月十一日可往生、汝語衆僧、行懺悔法、又爲我調音樂、普告郡縣聞知、此子曰、謹諾、但其日當九坎、戊寅同十五日午宿曜良辰、被果遂哉如何、尼曰、重啓三寶、可告其期者、後五日、又云、十五日之午時可遷化也、者其行懺法、調具音樂、一如尼言、當日請衆僧、誦伽陀唱會殺、命伶人奏音樂、頌之尼曰、已得來迎、音樂微妙、不似人間之樂、更命伶倫高和樂音、言訖、端坐寂而命終、觀者如堵、莫不悲感、後數日不葬斂、容色如常、時當暑月、敢不爛壞、

元興寺有一沙門、名道寂、俗呼爲伊賀聖、聖人本實在彼、仍有此稱在俗之時、不辨因果、然猶心歸佛道、欲

脫俗塵、少年參詣長谷寺、七日精進、祈求道心、夢中有僧、相語曰、道心無體、唯以如是心、可謂道心也、其後發心修行、遂以出家、永辭本鄉、來大和國、不定在所、身如浮雲、所々名山靈寺、莫不經行、就元興寺、坐禪念佛、日沒之時、西向觀念、踟躕合掌、鄭重其志、每日讀小阿彌陀經一返、未曾懈怠、若有諸寺諸山行佛事之處、必參其坊、蓋爲聽聞也、見佛開法、隨喜悅可、後住眉間寺、此寺有長老住持、與聖人故舊、勸進衆生、奉造觀音像、其長一搥手半、其數一千體、聖人勦力、不日終功、或又勸人、鑄造洪鐘大鐺、大鐺一口施入東大寺、一口進納長谷寺、一口奉送金峰山、永爲寺物、貽之萬代、久安三年冬十二月身有小恙、命及大漸、臨終之時、安住正念、以五色絲繫佛、手引其端、專念彌陀、其聲卅餘返矣、無餘念如眠氣絕、春秋八十有餘、此日中川住僧、失遠見西山、晴有紫雲、當眉間寺上、若是聖人往生之瑞相歟、走行見之、果當遷化之時、又阿闍梨堯海、身在醍醐山、夢見聖人往生之事、翌日遣使問聖人之安否、答曰、其日其時、聖人已逝去、一同夢告

矣、  
 入道參議左大辨平實親者、右大辨時範朝臣之子也、才名文學、亞其先祖、器量個儻不混流俗、尙書廷尉、五六侍中、顯要之官、同時兼帶、初歷數國刺史、後任太宰府都督、家富位貴、名望軼人、內住道心、外行慈仁、諸寺、諸山、悲田、獄舍、訪窮困者、常施飲食、園城寺裡、建一佛閣、安置夏臙、屢行日食、又占白川、新結精舍、曉夕禮懺、於焉爲便講於一乘、限以千日、聽聞成市、功德有鄰、自餘佛事、不遑一二、及杖鄉之齡、遂出家之願、持戒精進、自協蒙懷、久安二年二月日、依病薨卒、頃之蘇生、語其子曰、生在都率、雖知天樂、望阻安養、猶乖宿願、爲我修善、重祈證果、言訖入滅、嗚呼悲哉、

入道民部卿藤原顯賴者、累代之名臣、當世之英豪也、歷顯要之官、至卿相之位、軼掌朝務、爲君之腹心、一院御宇、內外執權際會超人、陶化坊裏、祖父堂傍、別建伽藍、專勤佛事、宿殖善根、今時開發者歟、此外功德、不可勝計、久安三年冬十二月、有發背病、及其危急、遂以出家、然後兩三日、偏念彌陀、其聲不絕、畢命爲期、遇善知識、助往生儀、手結密印、口稱佛號、安住正念而薨逝、彩雲掩覆、得淨土迎、于時久安四年正月五日也、春秋五十五、

大僧正定海者、右丞相顯房之息、法務權僧正勝覺之弟子也、天性柔和、以貴不驕、酌三密之法流、繼累代之師跡、頻應朝撰、早昇綱位、法務大僧正、東寺長者、道之重賞、莫不經歷、漸及暮齡、併辭所職、住房之傍、別構禪室、專住淨心、讀持法華、大數及一萬部、平生語人曰、我所請三寶、求後生善處、夢中有僧、詠和歌曰、露身消奈半波功德池、蓮花遠家砥古曾世女、臨終之時、念佛行道、身弱力疲、不堪其行、

更假人力數廻而息、次向佛前合掌端坐、手執經卷、口誦句偈、聲止氣絕、如入禪定、于時久安四年二月日、春秋七十六、

入道寂因者左京之人也、俗姓江、中納言經忠卿之門人也、自少壯之時、深信三寶、暮年出家、住山崎淨土谷、三十餘年、不出山門、念佛之外無他行業、年事乃壯、更不懈緩、浹旬臥病、豫知命終之日、遂至其期、着新淨衣、遇善知識、念佛三十餘返、手結定印、乍居入滅、依遺言送水上、後經七日、其身飛去、不見遺骸、不知行方、春秋八十三、于時久安六年冬十一月十一日也、

沙門圓能者、大和國添上郡伏見鄉之人也、伏見鄉者昔老翁三年伏而不起、東大寺供養日起立、荷鯖八十隻入參東華嚴經、荷鯖楞者于今在東廻廊內、擔下一本樹是也、老翁者文殊之化身也、上人年十八、初住信貴山、隨師習佛教、天性愚癡、不善學問、唯念彌陀一佛、不知餘教、伏見鄉有一寺、號弘文院、丈六藥師靈驗之地也、上人限一百日、參詣此寺、

每日禮拜三千度、無敢懈怠、心中祈願曰、奉見本尊正體、至于九十六日、藥師像見現于曠野、徧滿虛空、阿彌陀像三十體、文殊等像內顯現、上人頭面敬禮、身心悅可、行年五十七、春三月晦日、寢中忽順六僧廻趣他界、人謂頓死、未言殯斂、心胸猶溫、其氣未絕、歷二七日、出之野中、鳥獸不毀、人以爲怪、四月八日遂以蘇生、身體纔在言語不詳、後三年語曰、我先年夢中有六僧、喚圓能圓能、應喚即昇虛空、怪問云、將到何處乎、答曰、可將向琰魔宮、圓能更申云、我久念彌陀、欲生極樂、今有何儀可到琰魔宮乎、自此欲辭去、六僧曰、汝先到琰魔廳、隨罪輕重、可定生處、圓能不肯行、六僧更曰、然者先令見淨土、一遍可參琰魔宮、即將參極樂東門、其土莊嚴不似人間之所、六僧前曰、娑婆世界、日月光明、猶照幽隱闇處、何況彌陀光明、無量無邊、如百千日月照耀、圓能又思、此

土宮殿、能建水上、若非天工、殆是佛力歟、僧曰、是非水勢只瑠璃地而已、以手搜之、其地果固手又不溼、圓能復曰、佛之所居宮殿、可得見乎、僧曰、不能進退、須臾一人入門歸來、次六僧同入告曰、誓願寺在彼堂北本佛彌陀如來在茲、可令汝拜見、汝三箇年間、於彼寺燃八曼茶羅、供養薰修、不忘舊意、今所新現也、以見宮殿、金銀、瑠璃、七寶莊嚴、花鬘、瓔珞、寶幢、幡蓋、琵琶、管篳、簫笛、歌唄之聲、微妙清淨、孔雀、鸚鵡、迦陵、頻伽、共命鳥等、演說法音、讚歎佛德、又有大寶蓮花、花中有樓閣、其上有菩薩聖衆、有人語曰、此最少蓮花、下品下生所託也、一夕見已、念々恭敬、僧語我曰、汝早歸本國、書寫五部大乘經、果願更可往生也、兼問曰、汝有此願、不覺哉如何、答曰、不覺、爾時、僧復曰、往年有人、供養五部大乘經、圓能適在其座、心中悲感、忽起供養經卷之志、汝有此事哉、答曰有之、僧曰、宿願是也、故曰、果願可往生矣、次見地獄、受苦衆生、多在此中、曰是入熱地獄也、次見入寒地獄、凡厥地獄所在罪報所感事、雖千萬不能一二、此六僧者六地藏也、上人蘇生之後、數年勸人勦力、書金字五部大乘、於金峰山供養之、令弟子字市門金峯山宿願遂畢、往生無疑、仁平元年正月廿四日上人入滅、干時古鹽小路大宮之辻堂上人豫知命期、語弟子曰、翌日我可往生、沐浴潔齋、着淨衣服、燒香供花、念佛向西、結跏趺坐、合掌低頭、乍居氣絕、如入禪定、異香薰室、城中之人、見聞成市、經十二日、葬斂舟岳山、人調音樂、圍遶途路、蓋為結緣也、

左近府生清原為則者、大和國添上郡人也、身為樂人、任近衛府生、自少壯之時、歸依三寶、四十年來稱念彌陀、仁平元年秋九月、宿霧相冒、旬日不晴、時語夢曰、後三箇日、我可往生、即請僧俗、忽以出家、兼受淨戒、勇猛精進、然後三日、偏修梵行、臨終之時、值善知識、讚歎佛德、助往生儀、

和南至誠、西向命終、于時十月十二日也、春秋七十八、

學生大江親通者、左京人也、為人質朴少文、然猶能卓文、家無產業、恬澹養性、雖身接俗間、而心歸佛界、道俗男女、志在菩提之者、不論上下、不謂老少、固締金蘭之交、唯續白蓮之緣、衣服飲食、隨求給仕、語親友曰、我等不值正法、生在濁世、冥々生死、出離何日、彼雙樹花落梅梅力檀烟盡以來、時累千祀、境隔萬程、當于斯時、若得禮釋尊之舍利、即為見如來之全身、故發別願、欣求舍利、經論中若有說舍利功德之文句、抄而集之、遠自天竺、近至日域、視聽所觸、莫不記錄、合為三十卷、名曰馱都抄、更語人曰、舍利神變、近在室中、先年我披一文函、得六丸玉、大如小豆、其色黯然、人以不知、為自然物、或曰、似佛舍利、祈而知虛實、即安佛前、屢供養香花、漸歷日月、玉增員數、其貌微少、其光照耀、已表瑞相、遂知其實、若有欣求之人、依請施與、把而不盡、其數如本、或時隨取相連、如以絲貫珠、神變可謂奇異矣、或有貴女、道心能熟、早歸佛道、已為禪尼、尹山納言息女前之尹尼上梵行積功、世間無比、保安之比、參彼顧問云、我室中佛壇上、舍利出現、殊動感懷、翌日夢中有人示曰、早命親通、聞知舍利之本緣、流布世間、同得利益、夢覺問之、不知其人、或僧云、親通者洛都人也、字江榮是也、室在大內寮、正親町櫛匣小路邊後日尋到其所、適謁其人、親通忽承禪命、成希有思、殊凝信心、奉請舍利、事之嚴重、默而不罷、知識衆人、奉造金色二尺五寸釋迦佛像、二尺五寸者像中安舍利以為佛全身、見聞隨喜、都人成市、隨力所堪、供養布施、親通發願曰、以此惠業、廻向法界、與諸衆生同成佛道、滿座聞之、歡喜信受、皆垂淚曰、不圖今日、復值如來之教化、親通德行如是、誰敢間疑、然自少至老、稱念彌陀、每日六萬返、以之為勤、暮年出家、名具足淨戒勇猛精進、油鉢不傾、仁

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去、臨終正念、得極樂迎、紫雲正聳、白日見之、寫本云、貞應元年六月四日、於西山峰方丈草庵書寫之了、先年之比雖書寫此傳、既與他人、仍重馳筆者也、是則為自勵緩心、令他生勇心矣、唯願四十一人聖衆、必垂來迎、沙門慶政謹題

右本朝新修往生傳以東京帝國大學本及東京帝國圖書館本校了

明治三十四年三月

近藤瓶城

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廿五日印  
明治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發行  
明治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再版印刷發行  
大正十年四月二十日三版印刷發行

(第十九冊裏付)

編輯者 近藤瓶城

東京市牛込區赤城下町七十一番地

印刷者兼 近藤圭造

東京市牛込區赤城下町七十一番地

發行所 近藤出版部

振替東京五七四五番

養計潤

養難出潤精

重山由平以減亦知下潤下十一養潤

潤難養下下潤下

潤難養

潤難注潤

潤難注潤

潤難養

潤難注潤

大五十一平潤以二十日三潤明潤養計  
潤難三才潤淨潤以二十日五潤明潤養計  
潤難二十四淨潤以二十日五潤明潤養計







